

思辨錄輯要
肆冊



09137

陞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

兵陣仁人之事也不仁之人爲民害不得已而殺人以生人此非大仁人不可乃世之論兵者必委之孫吳又曰用兵非天性猛鷲者不可噫失先王之意矣

殺人之中有禮樂焉者莫善於陣陣之中堂堂正正有典有則燦然明備者莫善於八陣

或曰孟子曰我善爲戰我善爲陣大罪也今子以陣爲殺人之中有理存焉得無非孟子之意乎曰天理人欲同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七

一 正誼堂

行異情兵陣一也而仁與不仁異亦觀其用心何如耳孔子不答衛靈公問陣非真未學軍旅蓋陣是儒者學問中一小支節對大聖人不問道而問陣猶之對工師不問宮室規制而問一瓦一椽也失之遠矣

孫吳司馬法等七書世謂之武經蓋談兵之家幾以之配四書五經矣此大謬不然七書中惟司馬法近正孫子雖權譎然學兵者心術既正之後亦不可不盡兵之變至吳子則淺矣其餘若尉繚甚麤略六韜三略衛公問答皆僞書皆無足觀而後世功令率以之課武弁宜乎

武弁中無人也

武臣第一不可教壞他心術若心術不正愈有用愈不可用課武臣而以武經七書教壞他心術矣

兵家有體用學兵者必先體而後用故體立而用行知方體也有勇用也用之中又有體用旗鼓步伐用之體也出奇制勝用之用也

兵家所言出奇制勝者多矣言旗鼓步伐者少出奇制勝之法虛旗鼓步伐之法實虛處聰明人自可會得實處非學不可猶之名物度數卽聖人亦不能生知也孫吳不必言卽通鑑一書凡言戰攻處孰非出奇制勝之法惟旗鼓步伐所傳甚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書也然不得見全書今僅存杜氏通典所載戚南塘紀效新書是從此書中脫出故於旗鼓步伐之法獨詳讀者不知以爲戚公必有異人傳授亦可笑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二

正誼堂

予嘗欲輯兵書爲三卷曰道曰法曰術道只是道理凡四書五經中言兵處如教民七年以不教民戰易之師卦書之步伐詩之車攻吉日以及聖賢古今論兵格言必有合於王者之道者乃取法則法制如司馬法李靖兵法及紀要新書八陣發明之類術則智術如孫吳兵法及古今史傳所紀攻戰之迹令學兵者先知道次學法

次論術庶體用不殺而人才有造

戚少保制陣深合古法然常以五倍勝一倍此用眾用弱之法也正兵也岳少保好野戰無陣法然能以背嵬破拐子此用寡用強之法也奇兵也合二少保之長可以言戰矣

向闕武備志陣法無慮百數不能得其要領心頗輕之及閱戚少保鴛鴦陣始知陣法之妙卽吾儒之禮樂不可須臾離者也語曰節制之師又曰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夫欲稱節制與堂堂正正非精於陣法未足語此也

鴛鴦陣皆是古法必爲方陣八陣之正形也遇敵者爲正兵八陣之四頭八尾觸處相生也兩儀五行大三才小三才大陣包小陣也中軍不動握奇也陣必爲伏八陣之游兵也必爲閒隊疊追疊出古之魚麗吳璘之疊陣也奇正相生如環無端常山蛇勢也

制陣先制隊制隊先制器鴛鴦陣之妙制隊制器之妙也今之言陣法者多矣而未得有得制隊制器之精意者又何貴於浪言乎

戚少保紀效新書所載皆節制之法其將領不必選絕力絕技之士凡中材皆可能所謂勇者不得獨進而怯者不得獨退也然絕力絕技之士軍中正不可少趙奢曰道遠險隘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儻遇此地勢

奪隘爭險非堂堂正正之陣所能克也必於軍中另選
突鬪敢死之將聚爲一卒以應卒然之用方妙

戚繼光精於用南兵故紀效新書特勝以其曾經實歷故
也若在薊門適北邊無事未經實戰故所制車兵馬兵
之法與夫戰陣之方尙有可商其所著練兵實紀不如
紀效新書

南塘陣法不過萬人之陣而已萬人以外未之詳也故繼
光亦嘗言吾才止堪十萬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謂十
萬亦何易言非精於分數未易幾也必如八陣法方謂
之能用眾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四

正誼堂

戚繼光陣法其初亦只是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後來見得
五人力弱不足以敵倭故特倡爲鴛鴦隊雖曰五人爲
伍二五爲隊其實是十人爲伍也

凡陣法或以三起數或以五起數大要視兵數多寡不拘
成格至於隊法必不可變假如戚將軍陣若以三起數
則三隊爲旗旗三十人三旗爲哨哨九十人三哨爲總
總二百七十人三總爲營營八百一十人合家丁雜役
之類約成一千人之陣若以五起數則五隊爲旗旗五
十人五旗爲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爲總總一千二百
五十人五總爲營營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哨探游

兵之類約成一萬人之陣或三或五其數不拘要之隊
法則總是一鴛鴦隊

戚繼光隊法定於十人周禮隊法定於百人周禮五人爲
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
夫周之兵法旣以五起數矣而至於卒則獨以四爲數
何哉蓋周之時皆用車戰每車定用百人四兩正合此
數二爲正二爲奇增減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
正也言兵法止於此也所以周之兵法亦有一軍三軍
者要之百人爲卒之法卻是一定不易

戚繼光隊法止於十人步戰法也周禮隊法定於百人車
戰法也

思辨錄輔要

卷之十七

五

正誼堂

戚繼光車隊法意欲用四十八人以兵少止用四十四人
蓋亦欲法周制二爲正二爲奇以不可得故減半也然
畢竟四十八人方妙使遇險阻則一半保守車營一半
列步陣出戰方不爲敵所困

愚嘗欲剗爲戰車狀如拒馬下施兩輪欲戰則爲拒馬欲
守則以步兵團牌挂搭成車似爲輕利

萬曆中中書趙士禎刊神器譜

載車制甚妙
時不能用

古者革車一乘馳車一乘馳車者衝車也又曰輕車突騎
車輕小則利於衝車重大則利於守今人講車戰者有

矣然但知革車之制而不知馳車之制卽有用輕車者
但取其便於運動至用以守而不用以衝則猶之乎革
車也八陣發明中頗詳其制

撒星陣全是隊法妙陣散而隊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
動稱撒星陣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在隊法一散則竟散
矣何能復聚

騎軍隊法無如連環甲馬如兀朮拐子馬是也舍此雖有
隊法然衝時未有不亂者亂則勢分勢分則力減矣

行陣之妙全在隊法步軍結隊以數人之力合爲一人也

馬軍馳驟進退惟憑馬力雖有隊法不能如步軍之整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六

正誼堂

齊若一故古人之制陣必以步兵爲正兵馬兵但出奇
耳兀朮拐子馬之制是於馬軍中想出步軍隊法合萬
馬之力爲一馬安得不所向無敵

馬軍使馬力猶舟師使船力俱難整齊約束昔人以連環
結馬隊亦以連環結舟隊意思大槩相同然連環馬畏
鉤鑱麻扎刀連環舟畏火攻所忌亦大略相近在智者
善用之耳

教陣先教隊教隊先教器器雖一技之微儒者亦不可不
學學而後知其用知其用而後可以教士可以制隊卽
如鴛鴦陣至今稱絕然其妙處全在隊法隊法妙處又

全在制器得當設使猶是鴛鴦陣而以他器易其原器則隊壞卽仍其原器而或顛倒其次序則隊亦壞原器不易次序不失而不知藝法教習不精則隊雖不壞而無用故隊者一陣之所由始藝者一隊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學慎勿以一技爲可忽雖不能行之亦務爲知之

昔唐荆川於譙樓自持槍教俞大猷一時以爲韻事然其言謂一圍槍之功至於十年則亦藝師之言非大將之言也蓋藝師之藝雖工不過一人敵耳若大將則須通知各藝之情而善用之蓋藝一也在一人則有一人獨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七 正誼堂用之法在一隊則有一隊合用之法在一陣則有一陣合用之法若不能通知而徒做精神於一技則亦藝師而已矣

火器之害烈矣歷代之礮不過以機發石然至元人之襄陽礮則已前無堅城若夫近代之火器則始於交趾而彌甚於西洋西洋之器其大者能摧數仞之城能擊數十里之遠當之者無不糜爛自有此器而守者不可爲守戰者不可爲戰矣自茲以往器之多將彌甚火之毒將彌烈生靈幾何堪此塗炭嘗欲思一斷絕之法而不得因念國家既有此器將憑以爲長城欲盡去之不可

得矣宜制爲厲禁凡火器藥物之官皆如天文官世襲
此外不許私習設火器營於京師京師而外不得用火
器諸邊鎮當用者皆自京師給遣或四方有寇盜者亦
然事平仍歸京師庶四方不習其法不至流毒無已

火器不惟難用亦難藏近者王宮殿之變可以鑒矣或者
天亦惡此毒物而示之戒歟奈何人有津津而談之者
人有兵閒來者言火器大者甚難用人亦不肯輕用行陣
之閒人欲趨避利害皆嫌其重鈍不肯用惟攻城守城
用之又云火器之發皆噴薄向天而來對陣者皆伏地
避之則不能傷又將之驍者俟敵陣銃煙方熄卽能於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八

正誼堂

銃煙中疾馳入射殺其點放者而身不傷則知銃亦非
全勝必克之物世人亦何苦而必用之況一遇風雨則
又不能用或不戢自焚豈不反爲敵所乘乎軍中攻守
利器莫如襄陽礮此卽孫子之機石也漢曹公亦嘗用
之元初最盛曾以之攻襄陽城故名自國初火礮起而
石礮遂廢然亦是近時始廢耳今城門下常有三四圓
石如斗大者卽礮石也武經總要中頗詳其法子初閱
之不解久之忽悟大約礮稍如人臂礮窩如人手指妙
在蠶尾活索能開張如意耳以之攻守最妙守江用之
亦得可以代火器之窮

今之諸葛弩弩上爲匣一發三矢者十步之內不能穿魯
縞此兒戲具也漢唐時弩皆以角爲之諸葛破張郃獲
黑角弩二千是也其牙用銅杜詩正觀銅牙弩是也今
銅弩機古器肆中尙有之製極精工兩牙上鉤如人兩
指中間空三四分可容箭銛蓋用角弓則不得不用長
箭用長箭則難以安箭弩身離弦擊發不得不用有扣
之箭以入弦其製神妙真有非今人思致所可及者諸
葛損益爲連弩一人可發數十弩如近日耕戈之製也
今之諸葛弩全非諸葛之舊

漢馬隆腰開弩及宋之牀子弩神臂弓皆銅牙弩也其製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九 正誼堂
大同小異然腰開爲尤妙一夫之力能勝八百斤射可
及五百步真軍中利器也

凡守令欲守城不可不知城操之法蓋人知戰陣中號令
不可不於平日練習無論別項只喫飯寢息若無號令
便自紛然何以禦敵況戰陣屬兵守城屬百姓百姓平
日全不知號令豈可不豫習一旦有事驅之臨埤孔子
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

崇禎庚辰閒以天下多寇盜縣官不知城守乃部頒修練
儲備書令縣官皆習城守州守希聲錢公以問張臨川
受先受先以問予予曰是不難太倉一邑地不下百里

田不下百萬但使畝出米三合銀三釐則修練儲備之法可以畢舉矣受先請籌之予曰兵志守城之法一步一甲士十步加五人積貯大縣五千小縣二三千今太倉一邑城不下千垛則千夫不可少矣城中不下數萬家則五千石不可少矣今使畝出米三合銀三分則一年歲當得米三千石銀三千兩以米千石爲歲給千兵之用其二千石以備儲蓄積之三年得六千石可以爲常平賤斂貴糶其息可以給軍食不必復議斂矣其銀三千兩則以爲修鑿城隍置買馬匹造作弓矢衣甲火器及不時賞賚之用積之三年可九千兩百物充足不必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十

正誼堂

復議置矣受先曰食廩之費莫甚於兵今營兵日餉三分且猶不足即使每人日給米二升亦歲需米七千二百何云千石也予曰不然守城之兵與出戰之兵不同養無事時之守兵與有事時之守兵又不同是有權焉受先問云何時方議官糶予曰卽此可以寄軍令矣江南之人未知寇盜不願爲守獨每歲五月米價騰湧負販之家常苦乏食往往望官糶減一二錢爲幸今試令坊郭之長集里巷貧民欲得米而願充守兵者約千人稍爲什伍諭以每歲五六月缺米價貴準人給米日一升三月人共九斗餘月不給其守兵雖有籍仍不入

營伍惟於暇日守令率之城操習守禦法歲四五次不
拘操之日仍人給米二升以爲他日守城之準百姓知
其無所苦而有所利必不憚於應命是以百人之食養
千人千石之米恰可當一歲之用此其便有三焉凡兵
非養之爲難旣養而欲去之爲難今惟城操日給米餘
日不給則操縱在我用之不缺其餉不用卽停一便也
每歲官糶費而無益今所費無幾一舉兩得吏胥不能
乾沒奸民不得妄食而常平有本又不必歲斂於民二
便也歲時城操百姓聚觀一人學守教成百人百人學
守教成千人使民皆習於金鼓旌旗之令分合進退之
法三便也受先深以爲然告之錢公錢公悅擬於明年
值辛巳歲大禱遂不果行守城之法全在節制須通看
一城有幾門有若干臺鋪若干城垛以門統臺鋪以臺
鋪統垛然後以城中兵民量數分番配之仍以民爲經
兵爲緯民爲正兵爲奇興居有時勞逸有節則可以持
久而不弊矣至於節目之詳則愚於戊寅歲曾輯城守
全書頗爲詳密

有人自兵閒來述流寇攻城之法多用大銃攢聚一處擊
去城垛一垛碎復擊一垛漸漸兩邊分開至擊去十餘
垛則城上人不能存立矣然後兩邊仍用銃猛擊中間

卻只放空銃令甲士從空銃下匍匐至城足鍬鏝斜穿
磴道登城城上無人莫能下禦此因城足無羊馬牆故
也若有羊馬牆則堞雖碎賊亦不能至城足

銃利仰攻不利下擊故攻城之賊聞鏡聲則急蒲伏過則
起而疾趨愈近則銃愈不足恃矣善守者必於城足設
羊馬牆於牆中用銃則賊不能逼

凡都城中必當用重城重城以多爲貴蓋城大則難守一
處竊發滿城擾亂畫地而守此八陣大陣包小陣大營
包小營之法也予於甲申臆議中曾有畫都城爲九區
之說聞者笑之此不讀書耳唐肅宗時武威九姓商胡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正誼堂
反時武威大城中有小城七胡據其五二城堅守不下
度支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之旬有七日而平非重城
之益乎

愚嘗云人習戰鬪法令森嚴之時宜於兵民合太平日久
人不知兵之時宜於兵民分此雖一時臆說及觀鶴材
玉露載韓魏公一段亦言承平時寓兵於民之害則予
之所論似未爲迂闊京營莫善於分莫不善於合昔漢
高祖與韓信論將兵信曰臣多多益善則知多多益善
非韓信之才不能夸京營之弊多只是無善將兵者統
之耳然假如十萬人爲一營則必須才堪十萬者將之

使十萬人爲十營則才堪萬人者皆可以爲將矣更勿拘以文法使得各自爲訓練而以一文臣知兵者統之以時巡閱各營令嚴兵精者獎擢將驕卒惰者誅之賞罰旣公士氣自肅京營積弊自去矣

京營旣分當使之分屯城外不可使之聚屯城內須量地勢每門一軍軍三營爲小堡授以閒田使自屯種父母妻子咸往居焉死徙無出其鄉則庶幾心志一而戰守日固矣

京營兵當令天下郡縣妙選材武勇力之士三歲一貢京師立法教練教練旣精出戍邊關立功立功旣久則歸耕給田屯守沒世其法選貢材武必年自十六以上二十以下者教練則五年立功則二十年至二十年之後軍人大約已四十餘矣歸休給田止任耕守之事如此則壯不虛其力老不棄其身庶幾得之

京營有分必有令須用八陣法操練始得鄭給諫京營八陣法殊未得孔明遺意

今制武官不丁憂最爲未妥古者墨衰臨戎謂當衰經之中而有軍旅之患不得以常禮拘變故也若此則何但武吏卽文吏亦當爾今制文吏丁憂武吏不丁憂立爲定法是使有事之時文吏皆得引故事以謝擔無事之

日武吏斷滅天性而不顧也噫嘻

忠出於孝者也無事之時而不令武官丁憂則非所以教
孝矣安望其能忠乎

練兵之法亂世猶易惟承平時最難宜因勢利導古人蒐
苗獮狩卽此意也今之爲兵者但知兵之苦而不知兵
之利練兵者但知練之難而不知練之易皆不明因勢
利導之術也愚謂今之爲陸兵者其營業但當令習拳
棒外此則有禁爲水兵者其營業但當令習操舟非此
則汰革如此則就其私居旦晝之所爲亦無非公家練
習之所寓矣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古

正誼堂

今上官多禁人打鳥禁之是也而不知卽此可以寓教兵
之法宜令營兵習鳥銃者乃得打鳥其非營兵及爲營
兵而非習銃者皆不許則生物之仁與練兵之智俱備
矣

昔人遇端陽節作龍舟競渡又令武士射柳爲樂卽此默
寓教練水陸營兵之意今人不喻此意射柳之戲已亡
惟龍舟尙存僅以爲游觀之資耳今宜復此法於端陽
日令水營兵大治龍舟陸營兵大修器械所在官司率
通邑搢紳士民傾城觀覽水兵盡出沒波濤之巧陸兵
盡馳射擊刺之術擇其能者大加賞賚令通邑之眾咸

出纏頭則兵有所利皆思勸進於技矣推此以往因勢利導之術豈獨一端陽哉

今上司往來水陸營兵例皆送迎然探信不確行止不齊紛雜錯亂毫無紀律殊非教兵之道宜令管兵官凡迎送時其隊伍啓行哨探止宿悉照紀效新書規矩上司既到時抽一隊點驗以隊長腰牌點視本隊兵夫觀其果係同隊與否并驗其器械馬正行李餼糧之類如此習熟不惟教練愈精而卒然有警亦可調集無難矣
淮陰侯驅市人不是無法浪戰正有深於法者在

凡衛所軍官斷不宜與守土之官共處一城蓋勢分不相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五

正誼堂

統攝便易生乖戾無事則強弱相凌有事則緩急坐視此必敗之道也

凡軍丁所居不當與民丁雜軍田所在不宜與民田雜如此清軍不難清屯亦易

刑者禮之反也教之以孝禮不孝則有刑教之以弟禮不弟則有刑是以民知所趨避樂於教而惕於法周禮教民以孝友嫻睦任卹而鄉刑卽有不孝不友不嫻不睦不任不卹之刑用此道也此謂齊之以禮未嘗廢刑而不得謂之刑也後世但知責備於民設爲刑律動繁千百然不申明教之之法是孟子所爲罔民矣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古者兵刑皆出於學校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此刑出於學校也在泮獻賦在泮獻囚此兵出
於學校也惟知學然後可以刑人惟知學然後可以殺
人此皆王道一貫之事自後世分兵刑於學校而兵陣
遂屬之於悍將武夫法律遂屬之於法家酷吏可慨也
五刑向稱墨劓荆宮大辟謂之肉刑以爲二帝三王之世
皆用之予竊以爲疑墨劓荆宮大辟之名惟見呂刑中
然呂刑之首有曰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
劓刵椽黥劓卽五刑之劓黥卽五刑之墨也則五肉刑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六 正誼堂

焉知非卽苗民之刑惟其爲苗民之刑故穆王易之以
贖孔子刪書而存呂刑雖以見用贖之非亦以見肉刑
之非古乎後世乃以肉刑與封建井田並言吾未敢信
也

五刑字典謨中常見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俱未見墨劓荆宮大辟字
恐未可以肉刑訓五刑也又舜誅四凶流放竄殛亦未
見有肉刑意

呂刑言刑罰世輕世重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子產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皆

世輕世重之謂也刑書一定不易而用刑之意則可量
時世爲輕重宜輕而重固非卽宜重而輕亦非也惠奸
宄賊良民此言深可爲戒
問堯舜之世而誅四凶莫有傷於刑措之治否曰使堯舜
之世而四凶幸免便有傷於治今四凶旣服其辜則適
得其平矣庸何傷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七

七

正誼堂



侯官楊 凌雪滄總校
侯官林 鳴韶虞鄉覆校
閩縣葉 萬華菁龕分校
侯官黃 心渠子銘分校

陸澄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七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建

封建井田學校是孟子一生大學問卽孔子富之教之意也必如此然後可以稱三代之治然後可以爲王道張子曰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大綱後世若欲平治道理總不出此今人聞之輒駭一則壞於迂儒不知通變一則由於俗儒不知師古也噫嘻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有用我執此而往矣古之爲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國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一 正誼堂

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爲師始有所爲吏治漢復以蕭何繼之於是吏治二字至今習以爲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變封建爲郡縣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復也郡縣掣肘者六佐貳不得自選一不主兵權二上司太多疲於應接三搢紳滿邑謀議多左四子衿數百動輒開堂不可教諭五遷轉太數六不去六弊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

封建得失之辯柳子厚胡五峯俱有論其言皆有可採然其立意皆偏封建郡縣大約皆有得失封建之得在於

分數明事權一歷年久禮樂為政易施諸侯賢明可以自立無掣肘之患封建之失在於子孫世守賞罰難行公族蔓延疏遠之賢不得進用郡縣之得在於力小易制無尾大不掉之虞官吏得其人則易治非其人亦易去郡縣之失在於防制太密權位太輕遷轉太數小人得售其奸君子不得行其志故封建之弊謂之太强其末也每壞於強侯之分爭郡縣之弊謂之太弱其末也優柔不支每失天下於盜賊善治天下者當去兩短集兩長循今郡縣之制復古諸侯之爵重其事權寬其防制久其祿位有封建之實無封建之名有封建之利無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二

正誼堂

封建之害以此語治其庶幾乎

封建是傳子之法古帝王之學問皆推己以及人堯舜官天下故其所舉用皆取之明揚九官十二牧大抵皆薦舉但久其祿位不必世守也三代家天下故分封侯國亦俾之世守示不敢獨私然天下大物惟天得而主之非真能與天為一如堯舜者不能行禪受之禮傳子可也郡縣小於天下而又有天子為主若更傳子反滋禍變故吾謂郡邑之爵祿權位當悉如古封建但當易傳子為傳賢耳

賈誼云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語最妙今之州縣大者方

百里小者不下五十里此古諸侯之地也愚謂今之封建者當循古五等之爵列爲定制凡治一州者爲子爵治一縣爲男爵此則有分土有分民權位爵祿一如古諸侯制至如公侯伯爵其位已尊其勢已重若更委以事權恐有漢唐跋扈之患宜另爲制伯爵一如今太守有分地無分民雖處大郡而所轄者各州縣之事不得據一郡以爲私其職專主督察各屬子男合三四郡之地則建一侯今如司道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諸郡中要害之地其職專主督察各屬之伯合三四方伯則建一公如今布政之職亦有分土無分民坐省城中專主督察各屬諸侯凡公之賢否則聽於朝廷之冢宰如此則節節有制要而不繁庶幾得爲治之條理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三

正誼堂

班爵之制行於天下者既循古五等之爵則行於國中者亦當如古六等之爵郡縣之長旣爲君矣其下則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今之佐貳當使如古之卿今之六房吏鄉約長地方保正之屬當使如古之大夫士今之書役隸卒當使如古之府史胥徒皆令臣服於郡縣之正凡黜陟予奪皆郡縣主之惟卿則請命於天子如古命卿之制庶幾古治可復郡縣亦可收得人之效也

或謂苟如前制得無官多而吏少否曰此非特予之言也

先正魏莊渠先生嘗言之矣曰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少後世吏多於官數倍奔走任官者往往千百爲羣積奸叢弊蠹害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按此與子清官不出吏手之說相合則知爲治當患吏多不當患吏少也

天子所與治天下者士人也而士人所習不過帖括制義空疏無用之文限其出身卑其流品使不得並於士人君子者吏也而吏胥所習錢穀簿書皆當世之務士人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四

正誼堂

禁天下何由致治哉

周子曰善治天下者識其重而亟反之今欲復古亦反前弊而已矣凡士人未入官之時當養於學校自學古論道之外凡當世之務俱宜練習其吏胥則惟用識字者取其足備書寫而已仍三年一換已經充役者不得復入如此則官日智而吏日愚可無舞文弄法之弊

古云天子以孝治天下諸侯以孝治一國孝之爲道大學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自封建既廢郡縣無宗

廟之制爲有司者例不得以宗廟事其親則所謂孝治一國者其道無由矣安能使國人皆興起於孝乎若苟復封建則當使郡邑仍建立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之吉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不特使治邑者孝思得展亦可使通國之人眾諭於孝豈非致治之大本大原乎冠婚喪祭之禮民間久不知學此爲人上者不能以身率之也若封建既復則冠婚喪祭之禮俱可在任一一舉行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者何愁古法不復乎

問喪禮豈可在任舉行乎曰今制在任遭喪則去任而爲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五

正誼堂

丁憂此亦郡縣之弊離治家治國之學而貳之也夫在任遭喪正當在任舉行喪禮使臣民有所矜式豈可脫然竟去乎愚謂封建既復則郡縣有在任而遭喪者皆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凡國事悉委卿貳治之五月畢喪葬則親事羸安又君事爲重當素服素冠居後寢以聽政事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決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

郡縣之弊在遷轉太速封建之弊在世守不易今苟易郡縣爲封建使仍速遷則虞弱使仍世守則虞橫其法無

知么任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有虞氏法也

三考則九年矣今當定其法爲十年十年之中凡遇考績州縣子男俱赴該省上公處考績其十年則候新官交代造冊而入朝覲造冊之法凡新官至則方伯監之令其與舊官合同造冊如戶口田糧舊幾何今增減幾何倉庫兵馬舊幾何今增減幾何之類俱要一一對勘明白然後入冊造一樣二本其一付舊官齎持到部以別功罪其一付新官以爲後次造冊張本如此則當局者之功罪卽一交代已自毫不可欺視今之倏忽去來者大不同矣

今世郡縣之弊多在交代之際舊官已去新官未來貪濁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六

正誼堂

官吏多乘機營謀署印百凡弊竇從此而起若行前法可永絕此害班爵之制在古惟五等六等而已漢唐以下則有無數勳階品級名色混淆官曹錯雜至有一官而兼數銜核其名實絕不相符者愚意欲盡復三代之制而三代之制容有未盡竊欲另分爲六等一曰師凡太學之師鄉學之師皆是二曰賓凡古先聖賢之後古先帝王之後皆是三曰藩同姓宗室四曰勳異姓功臣五曰位公侯伯子男六曰職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師以論道德備訪問賓以陪祭祀通婚姻是二者皆待以不臣之禮藩以厚根本勳以報勤勞是二者皆優以祿

而不授以事位以正南面董羣工所以通於天下職以效一長奉上法所以施於國中是二者皆以助宣天子之教化如此設官似頗有頭緒

古人制祿皆給土田凡諸侯封國之內皆有實封謂食邑也唐隋之制官皆給祿田猶有古人之意今制俸皆取官於常賦給自朝廷一取一給轉移之間已有無數不便況俸又甚薄無以養廉甚非中庸勸士之道愚謂今之祿制亦當如成周隋唐量其官資頒給祿田且如漢法給祿皆從優厚務使居官者寬然有餘則有人心者自不至剝取於民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七 正誼堂

凡搢紳舉監生員優免不如竟給田優免則有貧富不均之患給田則人人受實惠矣周禮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則不特士大夫給田卽商賈與庶人在官者皆給田也

官人當以爵賞人當以祿官人當視其才之大小而爵祿之賞人則優其廩給而已觀周禮有賞田則知凡官之考最者皆當賞以田也欲制祿田當先設處官田官田者在官之田也三代以上田皆在官故爲人上者得以行井田施賞罰三代以下田皆私田富者兼并貧者無立雖不得已而貧者獨富人田天子稅什一則富人稅

什伍天子稅什二則富人稅什七故不復官田耕者終無生望復之之法有三乘大亂之後凡無主之田皆籍於縣官募人佃種一也強豪不法者沒其田而籍之二也庶民無後者無嗣子可繼則亦籍其田而官爲之送死三也官田漸多則予奪易行或以爲祿田或以爲賞田皆惟上所欲

私田雖輕稅而實重官田雖重稅而猶輕如今江南田富人卽樂歲不過收租一石下歲尙有全荒者天子稅之必取盈焉是十嘗稅其六七也若爲官田卽重稅猶當富人收租之半是官田一法下可足民上亦可足國但思辨錄輯要卷之十八 八 正誼堂所慮者一遇凶歲富人尙有陪糧之時王者必無蠲租之日是則官田可畏耳欲復官田其亦先講蠲租之法乎

凡郡縣佐貳決當令郡縣自選如漢法下車辟掾是也否則制爲定例凡辟掾屬俱於鄰近鄉科中擇廉幹者爲之請於朝廷爲註其名而不察其賢否其賢否則聽之郡縣

取鄉科爲佐貳最妙人地相宜一無數千里赴部之苦二僚屬相得三

六房吏鄉約長等類皆當用土人爲之假如土人自入學

以後學校中便當辨其賢者能者使之爲鄉約長爲鄉
長有功鄉人頌之然後升之爲吏所謂吏者非今之吏
也蓋古之所謂大夫也如此則士人無不屑爲吏之意
士人無不屑爲吏之意則在郡縣之側者皆正人而後
可與同登於三代矣

三代以上天子之側有諍臣諸侯之側亦有諍臣三代以
下天子諍臣則或有之矣郡國諍臣則未之聞以去封
建而爲郡縣去卿大夫而爲吏書故也是以郡邑之長
不聞正言雖極貪暴莫或止之若復前制庶幾復視諍
臣乎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九

正誼堂

治天下必自治一國始治一國必自治一鄉始治一鄉必
自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始予嘗作治鄉三約先按地勢
分邑爲數鄉然後什伍其民條分縷析令皆歸於鄉約
長凡訟獄師徒戶口田數繇役一皆緣此而起頗得治
邑貫通之道

今之爲治者動行鄉約社倉保甲社學紛紛雜出此不知
爲治之要也鄉約是箇綱社倉保甲社學是箇目鄉約
者約之鄉之人而其爲社倉保甲社學也社倉是足食
事保甲是足兵事社學是民信事許多條理曲折都在
這一日講究不然徒羣聚一日說幾句空言有何補益

鄉約中止宜賞善不宜罰惡蓋辱之於大眾之中使人無
自新之路所謂若撻之於市朝也

周禮比閭族黨之法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同一治鄉之道
管子尤極詳密其言曰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
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長弟於鄉
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筋骨秀出於眾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
焉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
暴不奉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十 正誼堂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亦如之是故匹夫有善
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其法最善今之行鄉
約者宜祖之鄭子產齊管仲其所行皆祖周禮讀左傳
國語可見蓋當時去古未遠猶有周公之遺也子產孔
子數稱之管仲雖曰霸術然其霸處在心術至於作用
則猶近正

始 分鄉是小封建法今之爲縣官而欲行王道者必自分鄉

治天下須用得幾箇縣令好縣令古諸侯也治州縣須用
得幾箇鄉長好鄉長古鄉大夫也得其人則治不得其

人則亂

縣令親民之官而章奏不得竟達民隱何由上聞卽曰朝廷事煩然朝廷可省之事甚多此乃爲治大端不可省也宜無事月一奏附於省臣有大事則竟達庶民隱可
以上聞而亦不至爲大吏所欺制

凡郡縣地方有大政事大利害大災祥及事關人倫風化者俱宜奏聞兼備宣付史館之用蓋後世自郡縣之事不上聞而史館所書不過朝廷除授陞遷之事矣無怪乎史文之迴不如前代也

周世列國皆有史官董狐南史左丘明之類皆是也亦所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八

士

正誼堂

以動人欣慕鑑戒之心後世廢之治之所以不古此亦一端矣愚謂有志復古者凡郡縣俱宜修復古史之職以記政事之得失民俗之善不歲終類上於朝以備史館採擇是亦治道一大關係或恐官多卽領於學校之師亦可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桂林彌臣覆校

閩縣黃鳳翥秋岡分校

閩縣嚴兆麒瑞齋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治平類

井田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以田產予百姓此數語說得最確

井田之法行之春秋戰國而尋其遺迹也易行之後代而更新開拓也難行之於剗造而產無專主也易行之於承平而奪民定產也難行之封建而諸侯各視爲己業也易行之郡縣而守令遷轉如傳舍也難行之邊鄙而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正誼堂

開荒集眾也易行之內地而欲奪民之世產也難欲行井田必先封建古之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戶程其勤惰以爲予奪校其豐凶以爲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無俟乎多覈而奸弊自無所容也今不行封建而區區爭井田之可行何哉

凡井田溝洫形體之制不可執一而論古人治地必因山林川澤高卑險夷自然之勢而施功斷無有塹山湮谷

削圓就方之理如書所稱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以及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等語皆是大槩以成法言之所謂道其常不道其變也至於形體則何常哉後儒拘拘然執一定之法可謂坐井觀天膠柱鼓瑟者矣

遂人職曰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澮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註謂萬夫者方三十三里有奇此亦大槩以成法言耳不可泥也

古人治地必因水利而水性趨下河形無常如伊洛澗灩之類皆川也然不可以方計也卽知我吳三江旣入震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二

正誦堂

澤底定三江皆川類也然不可以方計也乃若遂人之法則可因三江以明之三江之水自湖達海長互百餘里深廣亦數十丈而江之兩旁或十里或五里則有縱浦縱浦者江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則稍減於江縱浦之兩旁或三里或二里則有橫塘橫塘者又浦之支流也故其深廣又稍減於浦至於塘之兩旁又有港汊港汊之兩旁又有溝渠其深廣以次更減而凡江浦涇塘之上莫不有岸是可以知遂人之法矣萬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則江岸也千夫有澮澮上之道則浦岸也百夫有洫橫塘也洫上之塗則塘岸也十夫有溝

港汊也溝上有畛則港岸也夫閒有遂溝渠也遂上之徑則塍圩也此卽遂人之法也不徵之實境而拘拘求紙上之圖豈不悖哉

治地之法與治兵不同治兵由寡以及眾治地自大以及小故善治兵者必先定隊伍隊伍定而後千夫百夫以至數十萬之眾無不可就約束善治地者必先濬大川大川濬而後縱浦橫塘以至港汊溝渠之屬無不可就條理知隊伍而後可以談八陣知濬川而後可以論井田今之談八陣者泥八門之說而隊伍之閒亦欲以八起數是由眾以及寡也論井田者泥溝洫之制而萬夫之川亦必以爲周三十里是自小以及大也何怪乎議論煩多迄無成功哉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三

正誼堂

經界是治地大法三代以後從無人識經界泥於以阡陌爲經界也阡陌有實無虛經界則有虛有實阡陌有曲有直經界則有直無曲張橫渠有言經界必須正南北此有直無曲之證也又曰經界不避山河之險此有實有虛之證也

經界如今地圖之計里畫方計里畫方今人但於紙上約略畫就古人則實實於地上經畫出來真所謂經天緯

經界之法正東西南北其形四方每百里爲大方十里一里則又爲小方天下地形雖尖斜屈曲萬有不齊只用一方格子格去便纖毫莫能遜

今天下地圖最難準一有經界畫地圖亦極妙

今人欲定經界不可太泥古人成法古人治地卽阡陌卽經界蓋太古之世地皆草萊治地分田絕無隔礙凡地之當爲經界者隨吾所欲惟至大山大川不可阡陌處則或立標竿或設望墩爲虛勢以通之且自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經數千百年歷數十百聖人所行所爲皆出一轍故可方圓如意今自開阡陌後古法大壞凡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四

正誼堂

當爲經界處非室廬卽墳墓必欲改變動搖勢難卒正此蘇子瞻所謂井田成而骨朽之說也愚謂當今欲復經界且須如張子橫渠之說樹立標竿或以石或以木各依方之大小刻識其上先爲遙勢使地形有準然後視地之可爲阡陌者卽阡陌之其未可爲阡陌者姑徐徐以俟後庶不失推行次第

經界是絕妙算法今人算田畝只是開方法隨地形尖斜屈曲皆可推算不過就其中分作小方耳有經界畫方法其中田畝便俱有定準假如一里一方方三百步則知其中爲九百畝十里一方方三千步則知其中爲九

萬畝田畝之數大段瞭然官吏更不得欺匿

步筭田畝惟方無奇零圓斜則有奇零中多不盡法古人
治地必畫方形蓋有謂也偶行南渡見田岸皆圓斜固
知是里區作弊

橫渠云只看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此言一
方之中或中有山原或邊高中下則中間地畝必多不
止九百畝不知九百畝之說亦止言其常不可執為定
據此又須每方之中細細步筭隨高逐低自有筭法或
贏或縮絲毫俱見不容不均也

朱子孟子註謂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五 正誼堂

同井此因周禮遂人有十夫字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為
鄉遂都鄙貢助各異溝洫亦不同其實溝洫何容不同
也凡為溝洫必相地形度出水高下田皆為橫畎入於
遂遂入於溝溝入於洫洫入於澮澮入於川不論國中
郊外皆然非貢有一法助又有一法但郊外有公田便
於以八起數故以八起數國中無公田便於以十起數
故以十起數蓋郊外以方筭國中以直筭也豈得謂有

二法乎

溝洫之制合一不特貢助為然即三代皆然蓋三代以來
自大禹盡力溝洫後殷周相繼不過因利乘便稍加整

頓耳若貢是一番溝洫助徹又是一番溝洫雖率天下民終身勤動亦決做不就聖賢必無此拙事

朱註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此亦未是果爾則商畫方以六百三十畝周畫方又以九百畝是溝洫三代有不同也大約溝洫只是一般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只如今制屯田將來分作分數計夫授田耳溝洫之制斷不容有二

溝洫不論大小方圓形勢若何只就當今水道濬令深廣得法使蓄泄有方水旱無患便是古人之意

助法之善在公私截然分定歲有豐凶上下均受無彼此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六

正誼堂

偏枯之患然以今觀之助法亦有未可遽行者蓋人情古今不同耕者於公田未必盡力則上下有交責之患反不如貢法三代以後歷代通行似爲便利也但貢法不善在較數歲以爲常豐凶不易王者誠能與時損益則貢法無不可行矣

問井田之制二十授田六十歸田公家得無太勞乎曰否甚逸井田之法上持其籍下耕其畝授田歸田皆下請於上而上爲之出納非上之人銖銖兩兩家派而戶給之也其法大約如今之富家田連萬頃任人佃種但承佃出入必由主人此一主籍者之力耳不然上之人政

多事繁何由知某戶小民爲二十某戶小民爲六十而紛紛令之授田歸田也哉

後世率用貢法而不用助法謂貢便於助也然助法有二善以公田錫卿大夫而卿大夫不得多取於民一善也地利與民共之不敢怠棄田工不修水利二善也

古者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欲正經界亦循今制而已然二百四十步終不如百步之善蓋古法簡淨簡淨則難混今法畸零畸零則易欺也且畝數狹則民力優耕者務盡地利畝數廣則民力勞耕者易於鹵莽存心經界者亦尚審之哉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七

正誼堂

或問三代井田之法所以不可久者諸儒皆謂數世而下則人多田少此天地乘除之數莫可如何然否曰此儒者執一不通之論聖人立法率皆萬世可行若井田之制如此則不惟不能數世卽拗造之始已立窮矣夫所謂人多田少者以有一民必授田百畝或恐其不足也不知古稱四民農之外尚有士工商賈苟必無隙地可授則或爲土工或爲商賈生路甚寬豈憂人多田少耶今世江南田甚窄然不聞佃戶多而田少此亦可證

周禮言司空度地居民又曰地與民必參相得所謂狹鄉

徒之寬鄉也如此自無田少人多之患

看來天地間只是地大人少曾聞之堪輿家云江廣之間
一多大山山中饒曠土儘有自天地開闢以來未經墾種
者如此則知井田之法雖至今存亦斷無田少之患

據禹貢揚州之域厥土泥塗厥田下下今江南之民多於
古數十倍而地日加闢田日益美則知人多則田美斷
不患田少也若患田少行區亦甚佳

今時欲行井田須乘大亂之後設處田皆入官定都圖修
水利然後將田分作分數上田四十畝中田六十畝下
田八十畝逐都逐圖編成字號募人佃種力能勝一分
者一分不能勝者半分雖富有力者不得佃一分之外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八

正誼堂

老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聽人另佃其
佃田踰一分之外及無子而授他姓不以田歸官者罪
之夫定都圖經界也修水利溝洫也作分數畫井也上
田四十中田六十下田八十一易再易三易也募人佃
種二十授田也力能勝者種一分八口之家也不能勝
者半分餘夫也雖富有力不得佃一分之外限田也老
則授之子無子而不能勝者以田歸官六十歸田也然
後斟酌地力輕徭薄賦是卽三代之舊井田何遂不可
行乎

郡邑欲行井田須修古鄉大夫之職先分邑爲幾鄉每鄉

鄉正一人凡一鄉中受田歸田收銀收糧等事皆鄉正任之縣官總視其成方可不勞而事集于於治鄉三約中頗詳其法

凡治郊野須先分鄉爲幾都都爲幾圖圖又分爲幾號或幾圩每都立大石碑一箇上書幾都面刻本都四至地形河道背刻本都田畝細數每圖立小石碑背面鐫刻都圖每圩每號亦如之使經界號段較如列眉暴官汙吏自不能作弊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禹貢九州皆有賦貢冀州獨有賦無貢者畿內無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九 正誼堂

諸侯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每歲因正賦之入各進其土之所產於君以供國用上以盡臣子之職下以寬百姓之力此亦道理之常非貨賄苞苴比也故周禮曰太宰以九貢致國用自封建之制廢因併田賦土賦俱責之民開民力爲重困矣有心經世者必復古封建定貢賦之法則民尚可寬十分之三四也

凡入貢俱宜有定額如萬貢金錫竹箭之類皆就各處土產制爲定則使入貢者不得減亦不得增方可永行無弊不然則後世進奉之名起矣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

十疋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
代租賦此卽禹貢之意然考唐初入貢之物不過藥物
食用而已至代宗時有因生日貢獻至數千萬者德宗
時有日進月進而遷官者則入貢之風又未可遽開也
有賢者出亦慎持之可矣

思辨錄輯要

卷之十九

十 正誼堂



同治五年
正誼堂
福建
福州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 棟林輔臣覆校

閩縣王 祥儀肅知分校

閩縣黃 則伊子萃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十九終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學

校

古者有大學之法所以教人為大學之道後世但有大學之道無所謂大學之法故成就人才較難何謂大學之法詩書禮樂是也詩書雖多殘闕然經先儒補綴發明之功猶十得五六至於禮樂則竟泯焉亡矣非有大聖人起徹天徹地大大制作一番後世終無持循學者終無依據

聖人云述而不作非不可作不必作也當孔子之時去古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一 正誼堂

未遠唐虞三代之法皆存但殘闕失次耳故但用述足矣若今日則古法盡亡必須制作若泥述而不作一語則拘牽顧忌終不能復古治然非聰明睿知極天理人心之正者未易言也

天下古今止是一箇道則知天下古今止是一箇學凡道術而不出於學校之中者當王道所當禁也周衰百家並興其原皆起於學校之壞後世人主莫不思崇學校而聽天下各為異說雜然與學校爭持短長何由致一道同風之盛哉

學校之制自漢唐以下雖代有興舉然皆不過得其大略

未能盡復古初之意惟安定湖學教法伊川看詳學校明道上神宗書及朱子分年讀書科舉之法爲詳然三者之中惟安定明道尤得貫通推行之法

昔管仲論處四民凡爲士者必欲其羣萃州處暇則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成又曰處士就燕閒此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之意也今庠序雖設士皆散處四方殊失古人教士之旨愚謂凡建立學宮必當擇一國中勝地學宮之方廣設屋舍令士人居之似亦於教法有裨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二

正誼堂

凡學校之師不論鄉學國學太學決當以德行學問爲主德行學問高於一鄉者卽聘之爲鄉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一國者卽聘之爲國學之師德行學問高於天下者卽聘之爲太學之師師得其人則天下嚮風自然人才輩出矣

學校之制其在鄉學不過讀書識字歌詩習禮而已至於國學決當倣安定湖學教法而更損益之如經義則當分爲易詩書禮春秋諸科治事則宜分爲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各聘請專家名士以爲之長爲學校之師者則兼總而受其成如此則爲師者不勞而造就人才

亦易

漢制凡五經俱設博士卽書筭之類亦設博士是卽專家名士之意也故漢儒之學雖未精純然尊重師傅淵源有本是以其學尤多近實今世既不重師傅而學校設官如教授訓導之類徒立虛名何怪乎人才之絕少也或以爲天文兵法皆當慎祕不當設科於學校者非也天文所當祕者在占驗一家耳至於歷數則儒者所必當究心何可祕也兵法後世亦未嘗祕但不以之教士耳然惟不以之教士故今之爲大吏居方面者皆耳未習金鼓目不識旌旗一遇用兵則張皇失措舉軍旅之事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三 正誼堂

一委諸目不識丁之武夫此天下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若設科於學校之中而主教得人不能儲才有法國家受天文兵法之利抑訓才有道國家亦不受天文兵法之害

唐立武成王之廟以太公爲武成王與孔子文宣王對後世因之遂設武學此大非武只是吾道中一藝孔子未嘗無武安得特設一學與文對若學校中設兵法一科則武學卽在文學中矣

伊川看詳學校中有云凡學校法不宜以考校定高下恐起人爭心此言大妙凡學校中選人才可卽聽學校中

公舉學師因而察之卽後來不無偏黨之弊然亦十得八九矣

凡學校中選人只是四科德行政事禮儀文學德行中有孝友睦婣任恤諸項政事中有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項禮儀則習於吉凶軍賓嘉之典故者文學則書策詩賦卽古博學宏詞之類只此四科天下人才已盡於此矣聖明言語一科卽在禮儀中不必獨設

書院之設非古亦非禮也此卽是學校在下者豈宜私設但在上者既不重學則在下者不得已而私創一格以存其微意其爲志亦苦矣乃後王旣不能畱心學校而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四

正誼堂

又有并書院而禁之者斯文一脈危乎殆哉大凡書院建立多在郭外名勝之處不獨遠絕塵囂而山水之勝亦足以蕩滌俗情開發道妙學者於此處讀書講道觀星筭歷誠爲至便深合管子處士就燕閒之意雖盛王之世不可廢也但當領於學校爲學校之分曹不當另爲一家耳

古有鄉學國學而無太學鄉學小學也國學太學也卽天子之學亦謂之國學蓋古者建立天子自治王畿千里之地故學亦稱爲國學自後以郡縣爲治天子統而理之則郡縣爲國學而天子稱太學其實太學之所以教

士更無不同是亦頭上安頭也然愚謂既有鄉學國學
大學之名則亦當稍異其制鄉學之中則備治一鄉之
法國學之中則備治一國之法太學之中則備治天下
之法是亦甚妙

兆民者天子之心士大夫者兆民之心禮樂教化者士大
夫之心而君與師則主持禮樂教化者也君師能興修
禮樂教化則士大夫之心正士大夫之心正則兆民之
心正兆民之心正而天心不應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斯二言
誠然尚書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師尊與君等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五

正誼堂

又云能自得師者王則師又尊於君非師之尊道尊也
道尊故師尊今天下之能爲師者寡矣然師道之不立
實由舉世不知尊師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
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
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
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僂捷者謂之能事方
正者謂之迂鄙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修自
勵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
矣

天下無一事無師範金陶瓦小技也非其師則術不傳術

不傳則業不售今治天下非特範金陶瓦而使不學無術之人漫然而爲之當其未仕則使之習章句當其既仕則責以簿書而欲望天下有皋陶稷契之臣成堯舜禹湯之治有是理乎故師之一字是天地古今社稷生民治亂安危善惡生死之關也乃自三代以來數千百年有天下者曾不念及此亦獨何哉

今之師傅卽古之公孤天子之師也然不求其實徒存其名而已庶人欲教其子必擇良師以傳之貴爲天子爲其子謀曾不若庶人豈計之得乎有王者起當制爲定例太子旣生卽預爲講求良師或卜之大小臣工或訪之山林草野必求如周程張朱其人者而聘之旣聘卽待以不臣之禮使太子北面受教講求至道雖卽位終身以師禮事之問之以道而不勞之以政隆之以禮而不授之以權則庶乎名實兩得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六

正誼堂

古者升秀民於庠序非以寵異之也所以教之也故曰育德庠序今之弟子員能自力學者鮮矣而上之人又不思所以教之教官之職悉以罷老無能者充位烏能勝任而愉快乎愚謂庶人教子弟必自擇良師今之弟子員亦縣官之子弟也其師亦當令縣官自擇宜著爲令典縣官下車之始卽首詢民士鄰近地方有才德邁眾

可爲師表者不拘搢紳布衣縣官親自造廬敦請詣學
庶幾教職得人育德有效

省所以統郡郡所以統縣故郡有專官無專民謂凡所隸
州縣之民無非其民也惟士亦然奈何州有州學縣有
縣學府復有府學割州縣之士以隸之別無意義若與
州縣分士而教者恐非祖宗立法之初意也愚謂教職
雖微實造士之大要也除縣邑之師令縣官敦請外其
府學之師尤爲鄭重必道明德立可爲一郡師表者太
守親自敦請俾任府學之職凡一郡生徒皆聽其選擇
教誨倣太學積分之法而以時升之必與府學然後給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七

正誼堂

廩蓋與府學則羣居講習有薪米油燭之資道里往還
有舟車跋涉之費故須給廩今之廩生旣無負笈之勞
而又無焚膏之費徒耗廩粟胡爲也

洪武初設四輔官位尚書上聘耆儒自布衣徑爲之賜坐
倡和分四時以掌變理之任未幾遂罷此與予天子擇
師之說同惜乎其遂廢而不行也

凡官皆當有品級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
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
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
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於冠服亦不

可同於職官之制當另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士氣日昌而聖人之徒出矣

松江府志云洪武初楊孟載爲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皆至大官以此觀之教官決當令州縣自聘蓋學校乃人才風化所自出決不可以猥雜流品當之今世選舉不行愚謂教官一途似尚可獨行選舉也

歷觀古今以來大抵經時變革一時賢者不死於忠節則歸於隱遜其或去而入於空釋者更多有之蓋君臣之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八

正誼堂

義已定改節易操固無其事而夙有抱負者又不甘與齊民同老其逃於禪說而更爲主張門庭亦士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然而聖道自此日晦世界自此日壞矣愚謂有天下者若易代之後而不用勝國之遺黎故老則賢才可惜若用遺黎故老而遺黎故老竟樂爲新主所用則又乖不事二君之義於此有兩全之道學校之職臣也而實師也若能如前不用品級之說則全乎師而非臣昔武王訪道於箕子而箕子爲之陳洪範蓋道乃天下後世公共之物不以興廢存亡而有異也

聘遺黎故老爲學校之師於新朝有益而於故老無損

庶幾道法可常行於天地之間而改革之際不至賢人盡歸放廢矣

問勝國之老曾爲先朝大臣者亦可爲學校之職乎曰若如今者學校之職則不可爲也若如前說則旣謂之師而非職矣不受爵於朝廷不受制於上司縣官以禮聘請講道論德合則留不合則去雖先朝大臣奚不可哉特患爲大臣者原無道德可風而州縣之聘之者亦不以道則此說一倡又爲不肖者長奔競之門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若如前說學校師當議爲定制受聘不受爵受養不受祿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九

正誼堂

居於其國自縣官及搢紳以下皆執弟子禮見藩臬尊官不行拜跪其往來用書策不用文移則勝國之遺黎故老皆可以受之而無愧矣

行鄉飲酒乃縣官養老之禮聘學校師乃縣官尊賢之禮二法不行先王之道或幾乎息矣

取士與養士不同取士不論詩賦詞曲總只此幾箇聰明才辨之士無往不可以自見養士必須道德仁義禮樂詩書所以古之王者只重養士不重取士

聰明才辨之人一總埋沒不得只無以養之便把他天資都弄壞了所以後世名世臣亦多是有才無德

古之人才非多於今今之人才非少於古然而古多君子
今多小人者古知養士今人不知養士也養士之法莫
備於周讀三禮可見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

十 正謹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侯官陳 濂壽川分校

閩縣陸承流丹洲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終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禮

禮樂之存漢宋諸儒之功固大禮樂之廢漢宋諸儒之失亦不小漢儒不知禮樂而妄述禮樂其失也愚而誣宋儒知禮樂而過尊禮樂其失也拘而腐

見舉大石者前呼邪許後則應之或左或右雜而不亂因舉謂孚光曰此處亦有禮樂

禮樂是儒家一箇陣法陣法是兵家一箇禮樂

林兆思禮射圖說大約倣古似亦可行然愚謂古人行禮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一 正誼堂

所爲可貴者非謂其一依圖說確然不移也亦謂古人學事處處皆有秩序皆有儀文耳儀禮所載不過寫出

一規模舉止以爲楷式自君子行之必有本之而稍爲

變通者如三加之辭禮有明文而趙文子之冠見於諸

卿諸卿皆有勛辭燕射之法禮有定式而孔子矍相之

射使子路執弓而請惟不失禮意而不泥禮迹故能行

之久遠而無弊也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亦是此意今

人遇事若不行古禮則喧囂錯亂略無威儀一行古禮

則又步步循仿依樣葫蘆了無生趣非木偶則俳優矣

古禮之不復行者以此予故於此論之

禘禘之說諸家甚雜如公羊鄭康成王肅議論甚駁且無
意義惟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之言亦然又禮緯稽命
徵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紀聞云禘則太祖東嚮毀廟
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
者東嚮惟以祖配之此數言爲明爽大抵三代去今已
遠禮文殘闕今所據大約皆漢儒之說未能遠別其是
非只以義理斷之可耳

南北郊分祀之說非禮也其說起於漢儒不知古禮穿鑿
附會後世因之遂多聚訟史記漢武帝郊於雍問曰今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二 正誼堂

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合也由此觀之漢去
古未遠當時亦止行祀天之禮漢詞臣寬舒等不能舉
配祀之禮以對乃謂陛下親祠后土宜於澤中爲壇分
祀之南北郊之說始於此後又引周禮大司樂之文附
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
方澤夫圓丘方澤之言此論合樂非論大享也大宗伯
大享之禮禮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祀又
四書五經中凡言天子大祭只曰郊曰禘並無南北之
文此可以知漢儒之謬

凡禮必有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宗廟之祭則以祖

爲主自祖以下皆從焉郊社之禮則以天爲主自天以下皆從焉所以統於一也若尊地與天抗便非統於一南之義
洪武中始爲分祭繼以風雨不調改爲合祭其諭禮部有云極陰之月不宜祭天極陽之月不宜祭地故改從仲春卜吉而祭夫無論陰月陽月只冬至沍寒夏至溽暑露立於郊豈能終禮勢必跛倚以臨其不敬非小失也仲春卜祭不惟協古禮亦且合天時人事之宜

古禮王者一歲凡九祭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孟夏雩季秋饗五時迎氣惟至日其禮至大故稱昊天上帝其餘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誼堂
則稱上帝迎氣則稱五帝要之皆天也古之王者其治無爲其禮儉約其靜也敬其動也簡故能無日不與天相通後世每一祭天所費無算無敬天之實而徒增事天之文是又不如歲一祭之之爲愈矣

周人以冬至日祭天蓋周人建子冬至常在十一月是以歲首祭天也國朝於仲春祭天亦此意然不如孟春尤爲至當不惟歲首又三陽三陰交泰之時也

南北分祀始於漢元鼎四年蓋因寬舒之說立祠汾陰謂之后土其後成帝建始元年因匡衡之言作南北郊廢甘泉汾陰祠既以風變不旋踵而復平帝元始中王莽

疏如匡衡議又分南北郊已而更爲合祭天地共牢而食以高帝太后配三十年閒天地之祀五徙由此觀之始於漢無疑蓋祖周禮大司樂之文也
八變則地示可得而出曰若曰可得皆汎論合樂非真有是事

古不惟無分祀之禮並無合祭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都從祀耳謂之合猶有分之見者也萬物本乎天只一天字百神皆可貫善乎魏莊渠之言曰天陽也君也父也陰不得與陽抗臣不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四 正誼堂
得與君抗子不得與父抗斯言盡之矣
按漢唐以來千餘年閒分祭者絕少卽有好議禮者主於分祭而分則輒合亦其勢也蓋祭天主於誠不在禮文之數數人主歲一祭天猶恐其誠之未至況數數乎繁則瀆瀆則不敬不敬則難久此分祭終不可行也

建始中廢甘泉泰畤作南北郊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拔折時中大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咸帝異之以問劉向向謂不可廢後成帝無嗣卒復其祀按甘泉汾陰之祠未必合禮而變異若此蓋國初所作高祖之精誠在焉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成帝荒淫敬天之意全無而漫

作郊祀安得不召此變後光武再造採元始故事爲南
北郊甘泉汾陰不復祠亦不聞變異以此知開國之初
其精誠爲不可及也謀始豈可不慎

王莽合祭禮未爲失但至比天地於夫婦其牢而食而又
以高后配地祇則誠不敬之大者甚至孟春合祭之外
復冬夏分祭而夏至之日獨奉高后以配尤爲可訝

卽魯之僭郊可知古無南北郊之禮何以言之蓋當時周
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使
當時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僭之而春秋亦必
書之矣何竟不一見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徧于羣神而春秋所書亦云乃不郊猶三望則
知當時周禮大約與唐虞相同祭地總在祭天中矣

祭天以誠爲主自諸儒分合祭之論起而舉世相爭於儀
文度數之末人主幾以祭天爲禮家一套數而致恪致
虔反不如好佛好道者之兢兢矣嘗讀宋寧宗嘉泰五
年禮臣一疏具言郊壇中音樂之雜沓臭味之濫惡執
事供役之垢穢奔迸有不可言者雖大禮所在事繁人
眾然必爲之上者先無敬畏昊天之意故爲之下者亦
苟且忽略至於此極試觀古者祭天不特王者七日戒

三日齊卽一國之中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是

何等畏敬此所謂合萬國之誠敬以事昊天故祭則受福今之儒者不能以誠敬導其君并以誠敬教其下而徒屑屑焉爭儀文之末吾見其不知量矣

史載南燕王慕容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須臾大風晝晦隋煬帝祀天不齋於次至便行禮是日大風不能竟禮御馬疾驅而歸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天威如此奈何不敬祭天必配以祖考此古禮也愚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師教君成也若天子則當以天與親與師三者爲主而均重今事天事親之禮郊禘備矣事師之禮春秋二丁殊不足以盡之中庸有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然則孔子不配天地豈非萬世之闕典耶竊謂後王祭天地而議配斷當以祖考爲主孔子爲賓是亦禮以義起之事

祭天品物古今以來惟重一太牢故帝牛必在滌三月取其色取其角又加卜焉敬之至矣然愚以爲此亦無可致敬姑以生人所享之極品爲祭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若以天視一牢不啻人身一蟣蟲雖極其精潔可謂天之所享在是乎嘗竊論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主則代天以子民者也人臣又皆寅亮天工者也昔趙淸

獻公日閒所行之事夜必焚香告天人主以天地之心

爲心豈可終歲不一告之上帝乎故愚以爲人主祭天必當齋戒竭誠以終歲用人行政之大略爲疏告天其餘諸臣吏部則具進退人才之數戶部則具錢糧出入之數禮兵刑工及有職事之人皆然疏尾人君則書奉天子民無敢怠荒之意人臣則書一心爲國爲民無敢欺蔽之意其誠者天降之福其不誠者天降之殃如此則不惟得敬天之禮亦可警戒爲君爲臣使無逸豫庶幾不爲無助

祭天品物當以五穀及九州之貢物爲主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五穀則又天之所生以生養萬物者也若九州貢物則王者威德所及以之祭天明能撫有九州之意若一州不服而無所貢則不敢以之祭天示不敢欺也不然誇多鬪靡於事天之禮何益乎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七

正謹堂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天子雖七廟其實亦五廟也天子諸侯之分雖不同然親親之殺則同高曾祖考四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故天子七廟其二爲祧實止四親耳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公制禮在成王之世成王而上由武王而至太王正四親也故追王止於太王由此見

四親之於人無貴賤一也

宗廟之祭所以序昭穆非特以別世次也蓋羣昭羣穆其非祖宗一人之所遺有天下者能保有此羣昭羣穆勿翦勿戕使之歲時共見於宗廟所謂合宗族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今後世祭宗廟止天子主祭而宗族無與者所以待宗族者薄而所以待祖宗者亦薄矣積而至於削奪翦除惟恐不盡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

諸儒之說云古人廟制皆南向主皆東向蓋古人之戶皆從東入以西爲上也然此必時祭及時禘之時若大禘則羣昭羣穆咸在又有異姓諸侯助祭室中豈能容如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八 正誼堂

許人乎人主向明而治則宗廟之主亦當向南不必泥古也

或問古者祭必立尸於義何如亦可行於今否曰古人用尸取一氣感通之義然其禮亦頗有不便禮曰所使爲尸者子行也則是以叔而拜姪矣古人亦微有未安故禮又曰凡爲子者祭祀不爲尸避以父拜子之嫌也然則叔獨可以拜姪乎蓋尸禮必是古人思念音容偶然倡此後世遂因而不革非必聖人所制禮也故朱子又曰古人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閉門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又曰杜佑理道要訣言上古時中

國與四夷一般後世聖人改之有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洞中亦有此但擇美丈夫爲之不問族類則尸無論不可行於今卽在古亦非祭禮之至當也

按天子七廟之祭最難周徧陳氏禮書曰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一日而省胝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禘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厯九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不能勝若日享一廟則前祭視牲後祭又釋彌月之間亦莫旣其事矣因引王制之言以爲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祫烝諸侯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冬皆合享諸侯之禮春禘夏一禘一禘蓋閒一年行之秋冬則皆合享禘祭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蓋古人亦慮禘祭難徧故制爲此禮也

然愚謂此禮雖善而禘祭之日周徧終難夫禮以義起者也義苟可行則酌而行之何必拘拘於古其法莫若

以卑從尊制爲等殺孟春則祭於太祖之廟以高曾祖考合祭仲春則祭於高祖之廟以曾祖考合祭仲夏則祭於曾祖之廟以祖考合祭仲秋則祭於祖廟以考合祭仲冬則專祭考廟而兩世室則併於太祖週而復始

明年亦然爲禮不煩而各廟皆可躬親且其所以制爲

等殺者又皆以子孫從祖考各以世次而非有厚薄輕重之嫌也予於宗祭禮中頗言其詳未識議禮之家果能不至於聚訟否

程子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其祭皆須四代但疏數之節未有可攷朱子謂程子此說最得祭祀本意則愚所云以卑從尊制爲等殺之說使程朱而在未必有取也

古者郊廟之祭皆人主親行自漢以來禮制墮壞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十 正誼堂

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雲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太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禩宮又魯人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禘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繫朝惟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禘祭禮一次而已蓋鹵簿鄭重禮節繁多故也書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今以繁重而反致不能親祭爲兩失之矣後世議禮者亦務爲可行慎勿拘泥古禮而反致有廢格之患

禘祭有二曾子問曰禘祭於祖祝迎四廟之主以入王制曰天子禘嘗禘烝諸侯嘗禘烝禘此時祭之禘也公羊傳曰大事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此大祭之禘也禘祭之文惟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

禘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殷祭亦大禘之稱五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未有禘祭之文鄭康成因之乃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漢儒援此以證禘禘相因之說徐邈又謂禘禘相去各三十月禘禘紛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二 正誼堂

紛幾不可辨矣史載唐睿宗以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秋又當禘禘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禘各自數年兩歧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爲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紛錯如此可謂瀆亂不經矣

周禮天子祭諸侯必助祭蓋天子與諸侯旣分國而治則其來朝不能數數故制爲禮法當其來朝之時卽天子舉祭之時不惟一舉兩得亦以今日之諸侯皆昔日之功臣子姓故不敢以天子之威福臨之而直以祖宗之

靈爽臨之也今天子歲有時祭三年禘五年禘而王制適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之文則是時祭之時大夫助祭禘祭之時卿助祭禘祭之時諸侯助祭朝聘之與祭法適相表裏也卽使禮無明文亦可因之以起義况康成既有其說歷代因之亦何必以不載禮經爲疑乎

按禘禮大傳謂王者宗廟大祭追祭太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太祖之廟而以太祖配之夫旣謂之太祖則其上無可推矣又安得有所自出之帝而配之乎蓋古人最重宗法后稷之於帝嚳必是別子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不及帝嚳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及其旣爲天子之後可以祖天子矣而又以宗法不可亂故仍以后稷爲祖而帝嚳則特於禘祭之時一審禘之此周之精意也不然則周人竟當以帝嚳爲始祖矣奈何別祖后稷而特設一禘祭之文多其曲折乎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誼堂

按帝紀姜嫄爲帝嚳元妃與帝禋祀上帝而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韋儀生摯今帝嚳不立稷而立摯是廢長而立少也蓋上古荒忽世紀難明此不可據而詩傳又有姜嫄無人道而生子帝嚳棄之故名爲棄夫旣爲元妃矣安有無人道而生子乎其說背謬書傳不可據也

禘禘之辨諸儒謂禘爲禘其祖之所自出但配以始祖不合羣廟禘則羣廟之主皆合食蓋后稷爲別子別子爲祖故可以統其所當統之子孫若帝嚳則又有帝摯相承爲太宗不當統后稷之所統此禮甚當然使後王行禘禮時太祖非別子萬國諸侯咸在則亦不妨合羣廟之主不必拘拘於古制也

禘祭有二禘祭亦有二大傳所謂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此大禘也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禴一禘此時禘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誼堂

康成一禘一禘自謂出於春秋魯禘及緯書夫緯書之說固不足信矣謂出於春秋魯禮並無事實可證其言曰文公二年既有禘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禘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影響穿鑿宜爲諸儒所鄙胡致堂謂禘禮卽禘禮不當並舉但在天子則謂之禘在諸侯則謂之禘因舉諸儒之言以爲天子禘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又云魯國當用禘以僭用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而無禘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其言亦是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卽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

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太祖其文義亦似天子禘諸侯禘大夫士則并禘不敢有事必請而後行故謂之于禘若如此說則國家行禘禮更不必行禘禮自無年月兩歧俱下之弊

愚按經文無禘祭之名禘只是合字之義曾子問曰禘祭於祖是言合祭於祖凡禘禘禘嘗禘烝之時皆可謂之禘非於禘嘗烝之外別有所謂禘也春秋有大事於廟但云大事卽禘亦未可知而公羊云大事禘也此亦公羊之言於經文無所據且終春秋魯無書禘者卽他國亦無書禘者以此知禘只是合祭總名恐未必於常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古 正誼堂之外別所謂禘也

嘉靖議禮時席書黃綰之徒先後以大禮問於陽明陽明皆不答嗚呼此先生之亮識高節爲不可及也當時大禮之議惟璉萼之論爲得其正然使出自陽明則當時後世又不知生多少議論矣此先生之亮識高節所以爲不可及也

禮者理也禮本乎理理爲體禮爲用故禮雖未有可以義起後世儒者止識得一例字聚訟之譏所由來也陽明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其有見於用

修諸臣之非乎

籍田之禮甚盛典也然以觀近代所行則全爲虛文矣愚謂王者旣欲知稼穡艱難則籍田之說曷不於苑圃中行之時時觀穫如近日豳風亭故事而乃以文具行之先王之意荒矣

問朱子明堂圖說以爲明堂制如井田南爲明堂北爲立堂東爲青陽西爲總章四隅則遞分爲左右个天子按月令居之隨其時之方位開門中爲太廟太室天子每季十八日居之其說如何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而爲之圖說也愚意恐未必然蓋古人所謂明堂不過取向明而治之義以便於朝諸侯耳若按月令而居則冬三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五 正誼堂

月宜居立堂太廟及左右个此時北風方勁天子正北開門恐大非順時保攝之義且天子至止百官皆從而居左右个則偏側不便亦非臨御之體古人恐不如是之迂腐也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若如朱子之說則寒之入甚矣且天子巡狩之制各處皆有明堂其所至皆有常期則其所居皆有常處不應一處明堂便悉備十二月之制也問明堂之制畢竟當如何曰大約自當如朝廷宮殿之制百官扈從皆有

食息寢興并竈溷浴之所卽今之所謂行殿行宮也但

朝廷宮殿當嚴密此則當宏敞以便朝見故謂之明堂
耳何必另製一制度穿鑿附會乎

諒陰天子之大事內盡人子之心外係臣民之望卽位之
首事無重於此乃後世卒廢格不行遂使三代而下俱
爲無父之天子予深痛其弊嘗極論三年喪之當復且
爲區畫禮制分爲四節始死行受顧命之禮又議臣民
服制以親疏爲等殺語詳春秋討論似可舉行人君
者而有志復古此爲莫大之學矣

諒陰之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此古者人君
通行之喪禮本非甚難事後世儒者卻看得過當以爲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去

正誼堂

諒陰非古人不能行卽冢宰一人非如伊周恐不可託

愚謂不然夫古人居喪不言非眞閉口不言亦非絕不

與聞國中政事也特不受朝賀臨羣臣稱朕稱制行禮

聽樂耳至於國家大事三三大臣自當造喪次密商商

定則冢宰致嗣王之命以告於百執事故謂之聽於冢

宰蓋小臣微賤不得輒至喪次面君也是人君雖行三

年喪其於朝廷事原非廢缺冢宰原非偏任豈得以居

喪不言及冢宰難任爲不便而遂廢三年之禮故愚謂

古禮之廢泥禮者廢之此言殆不虛也

人君行三年喪臣下多不欲者又有故蓋過泥四海遏密

八音之說恐君行臣從多所未便故晉武帝欲行三年喪傳立不可曰主上不除而臣下除之此爲有父子而無君臣予謂是亦有說高曾祖考之於人皆一本之親誼至戚也然以世系之遠近則不能無等殺之分況君臣以義合豈得以臣民嗣君槩爲一例愚意亦欲如本宗五服圖例勦爲一格嗣君爲一等其餘公卿大夫士庶爲一等雖均服斬衰而有三年葬年九月五月三月之別其餘卿大夫之當服者各以其類附庶情與義均理與事協三年喪或有可復之日也

禮記事君有犯無隱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方義也言以義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七 正誼堂

起如孟子言舊君有服之類是也陳皓訓比字義者非天下至尊莫尊於君天下之親莫親於父居天下之至尊而先失禮於其至親本根撥矣其何能國故人君不能行三年喪而欲復三代之治者未之有也

私擬君喪五服圖

斬

斬

斬

斬

斬

衰

嗣

勳戚衰文武臣一衰文武臣四衰文武臣七衰士

三

王

大臣期品至三品九品至六品五品至九品三庶人

年

年

月

月

月

右君喪五服圖此姑就今制約略分爲五等也若王者有

志復古當如周室五等之爵因而爲五等之服斟酌變化無所不可至於哭泣衰麻之節與夫飲酒食肉之禁亦當稱情量理議爲定制使天下有所遵守庶君臣之間不至恣然無情而服有等殺不至扞格難行也

聖人之教無所不該者也故就論語所稱則有四科由此而觀後世人才果能於四科之中出類拔萃是卽聖人之徒也後世不知此義孔孟之後槩以伏生申公歐陽高夏侯勝之徒當之夫伏生之徒不過文學中人耳乃厯漢唐以來儼然專兩廡之席而功業彪炳志行卓犖爲古今人所信服者固不得一與從祀之列而槩擯之門牆之外是止以吾夫子爲一經生而哀集後世許多無用之老儒共作一堂衣鉢也無怪乎奇偉英雄之士掉臂而去而作史之家必另爲道學傳以載其人而爲道學者亦甘自處於一隅之陋此其失非細故也

愚意聖門從祀自及門七十子及周程張朱具體大儒之外皆當分爲四科妙選古今以來卓犖奇偉第一等人物盡入從祀如黃憲文中子此德行中人物也張良李泌此言語中人物也孔明房杜韓范司馬此政事中人

物也遷固李杜韓柳歐蘇此文學中人物也細細論定擇其中之尤卓偉而無過暗合於聖門躬行之流者舉

天下通祀之其餘則各從祀於其鄉之聖廟他如已從祀之諸賢亦須辨其行誼學術功業之大小大者通祀於天下小者祀於其鄉庶幾一洗向來學究之習而成聖人大無外之教

從祀諸賢如周子朱子其功不在孟子下此尤當在配享之列者非僅僅從祀已也

凡古來節義名臣如關羽顏真卿張巡岳飛之屬當在德行之列小儒不知而二氏之桀者反得竊之以惑眾在二氏固爲援儒入墨在吾儒未免推而遠之矣

釋氏有佛法金湯二書凡古今人物有一言一事及於佛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 充 正誼堂

或與釋氏一二人相處者卽拉入集中惟恐其孤而無助也在吾儒固收之不勝收然其間卓絕者亦不可不收久久成習天下後世將竟以此種人物爲眞非聖門人物矣

聖人之道固天下萬世至尊至貴之道然亦必俟時君世主尊之信之而後行則報本推崇之道儒者亦不可不講也愚意自堯舜禹湯文武而下如漢之高帝及孝武孝明宋之理宗皆不可不祀於聖廟前殿凡丁祭則先展拜於前殿而後入而成禮於孔子蓋道重則尊信吾道者亦重此固報本推崇之道亦化導時君世主之一

機也

魯哀衛靈衛孝齊景以及梁惠齊宣滕文魯繆皆能尊信
孔孟但未充耳似亦皆當議祀

凡一邑之中忠臣孝子鄉賢名宦義夫節婦凡得祀於其
鄉者皆得從祀於聖廟者也其不得祀於聖廟者不得
祀於其鄉是亦大道歸一之義

或問諸賢從祀聖廟則聞命矣其節婦奈何曰詩首關雎
易著家人婦德之訓莫備於吾儒矣此義豈可或闕但
祀於廟中無此禮則或當別立廟於廟側而遣官祭之
可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誼堂

凡爲諸生者禮無不與祭今惟執事數人爲太略矣愚謂
丁祭宜制爲定法凡諸生決要助祭不至者比於歲考
蓋旣爲聖人之徒而一年兩次拜祭猶有推阻則其人
品心術亦可知也

吾人終身以聖人爲師則聖人之祭終身當與者也乃世
俗孝廉登科卽謂之出學門自此終身不與祭何怪乎
一入仕途卽與聖人之道相背而馳也愚謂亦當制爲
定法凡鄉紳在籍者皆隨本處正官助祭於廟庶幾得
終身歸往之義

今制丁祭惟府州縣正官凡上司皆不與此亦未是總之

白爲諸生以上無一人不當與祭也洪武中釋奠孔子時誠意伯劉基參政馮冕等不陪祀而受胙帝震怒停基等俸各一月某龍泉爲縣祀孔子羣吏竊飲猪腦酒繫獄坎珂終身凡開闢聖明大有爲之主無不敬孔子者享國長久非無謂也

言夏謂國初凡城隍之神皆易塑像而爲木主固善然城隍似不妨塑像予曰凡所稱神有三天神地祇人鬼人鬼可以塑像天神地祇不可塑像人鬼原有是形故可以象之天神地祇初無是形豈可妄爲塑像耶

升士問然則孔子亦可塑像耶予曰凡塑像者謂其音容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誼堂

不遠則而象之可以起人愛敬增人思慕也如開國功臣及近代名公生祠之類皆不妨塑像孔子則功德之盛如天如地難以形容且世代久遠音容難肖塑像恐瀆不如木主之妙也升士曰予嘗見蘇郡府庠文廟立木主於座而刻孔子石像於旁似爲得體予曰得之推此以往則凡可塑像者皆當如此既無褻越之嫌亦盡想慕之道矣

十月之朔舉行鄉飲升歌之次友人含笑者曰此種聲容殊無足樂何益於身心性命予曰惟無足樂故有益於身心性命也古人鼓腹而歌擊壤而歌操牛尾而歌俱

有甚聲容惟無足樂故爲天下之至樂古人所以樂而不淫也若如今之戲劇倡優侏儒糴雜子女觀者且以爲歡樂之極而不知已樂而淫矣喪名損德敗俗亂常其於身心性命求其無損且不可而況於有益乎

禮載四面之坐象四時先儒謂坐有四方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而坐僎於其閒以見賓賢之義也所謂坐主東南者坐東近南而面西賓坐西北者坐北近西而面南主西向賓南向所謂賓主不相對者此也若如今禮賓主隅坐則仍是相對矣是禮主於敬主非尊賢矣介輔賓者也坐賓於西北坐介於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三

正誼堂

西南南者賓之南也坐西面東非坐西南隅也僎輔主者也坐主於東南坐僎於東北北者主之北也坐北面南非坐東北隅也君子席不正不坐行禮之地而有不正之坐民何觀焉其三賓眾賓僚屬俱正向而主賓介僎又各隅向是八面之坐非四面以象四時也嘉靖四年蘇守胡公改正其位立榜於學宮萬曆戊午仁和李布蓋國初會典舊圖原皆正坐正嘉重刊乃始更之或纂修者一時之誤而今遂各處相因莫敢改正亦可嘆

也

六藝之中禮樂爲急射卽次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古者男子始生卽懸桑弧蓬矢自成童以至於耄老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不盡志於射以習禮樂聖人因而教之制爲射禮李我存曰成周之以射教猶唐之詩賦宋之經義今日之制舉皆所以駕馭英雄使之斂才就法也故庠序以之命名有司以之教士周禮鄉師正歲稽鄉器黨共射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於州序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且將祭祀則射將養老則射諸侯來朝則射諸侯相朝則射燕使臣或與羣臣飲酒則射設爲大射賓射燕射三禮而又將大射必行燕禮將鄉射必行鄉飲酒禮有恩有義而後與之射以觀其德行故人樂而趨焉先王之教可謂委曲而多術矣以視徵文之暗中摸索孰爲優乎

射禮令典儀制甚略雍志稍詳然亦未盡其妙惟李我存鄉射疏斟酌古今圖說詳盡竟可殞之學官以爲射禮之式

同相五學纂分福州
 臣諡書同重於屏

閩縣林祚曾省軒總校
 侯官范繼聲韻笙覆校
 福州方瀛舟素汀分校
 福州張 熊亦軒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一終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五

正誼堂

同相五學纂分福州
 臣諡書同重於屏

閩縣林祚曾省軒總校
 侯官范繼聲韻笙覆校
 福州方瀛舟素汀分校
 福州張 熊亦軒分校

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治平類樂

天下無必不可知之理天下無必不可能之事天下無必不可作之器天文樂律二者固稱絕學然精天文者代不乏人獨樂律議論愈多去古愈遠此非樂律真不可知不可能不可作皆論樂者不能推見原本精求聲氣之元而徒執金石絃黍龠分寸之說以誤之也欲正五音必先六律欲正六律必先黃鐘欲得黃鐘必先審聲氣之元欲審聲氣之元必先致天地之和欲致天地之和必天子建中和之極後世作樂不先講中和位育而紛紛於斛尺秬黍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

候氣者古人所以驗天地之和也王者已致其中和位育

矣然未知己之果出於中和天地萬物之果登於位育

否也於是爲之候以吹之吹以聽之吹之聽之而果得

所謂中正和平聲氣之元矣則又爲之被以管絃和以

節奏薦之上帝饗之祖考所以告成功於鬼神不敢以

私意飾爲笙歌欺祖宗欺上帝也今人不知致中和以

位育天地亦不問天地之位育與否而但云候氣不知

所候之氣果屬何氣與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一

正誼堂

樂有樂章有樂音樂章成於人樂音出於天天人合德故
可以殷薦上帝後世樂章矯誣既無可取而樂音又皆
出於穿鑿豈能諧神人和上下

天地之氣不可強當其和時則候得和氣當其不和時則
候得戾氣此萬萬不爽之理故三代以下無論矣堯舜
禹湯文武之時其候氣之法作樂之法與夫斛尺秬黍
當無彼此之殊也然而孔子於古今之樂獨稱舜樂且
謂韶盡善盡美武盡美未盡善則知作樂根本全在當
時帝王中和位育故當堯之時則有堯之氣當舜之時
則有舜之氣當桀紂幽厲之時則有桀紂幽厲之氣故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二 正誦堂
堯舜禹湯之時而反候得桀紂幽厲之氣作桀紂幽厲
之樂決無此理則知桀紂幽厲之時乃欲候得堯舜禹
湯之氣作堯舜禹湯之樂有是理哉乃後世胡范司馬
諸大儒於皇祐元豐欲復蕭韶九成之舊而西山蔡氏
又鑿鑿著書以元聲爲必可得其亦未之思矣
王陽明日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二語妙極則
人知桀紂幽厲自有桀紂幽厲一本戲人君表也表正則
景直樂無心焉樂無權焉治天下不求君心而求之樂
是猶不立表而求直景有是理乎

樂由天作不特候天地之氣而作者謂之天卽非候氣而

凡出於無心者皆謂之天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物使之然而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其閒有天焉故審音可以知樂審樂可以知政季札觀樂於列國之興亡一一不爽蓋列國之樂皆成於無心無心則合天是以興亡之徵皆先兆於聲而不可掩所謂惟天不容僞也不然誰不欲爲夏聲者而獨讓秦之樂爲夏聲耶

有天下之樂有一國之樂有一人之樂咸英韶濩天下之樂列國之音一國之樂也執玉高卑其容俯仰當食而歎無喪而戚一人之樂也而其中之莫知其然而然則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三 正誼堂

皆天也

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或聞其樂聲曰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陳後主作無愁曲曲終樂闋聞者莫不隕涕隋開皇初新樂既成萬寶常聽之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聞琵琶新聲曰宮聲往而不返帝必不令終此數王者其製樂未嘗期於亡國也而卒至於亡國其聲皆驗此所謂莫知其然而然也故曰樂由天作

或問子云樂由天作凡樂之成必象人主之德否必兆一

國之興亡然則樂皆以無心作之可矣乃孔子論爲邦

又何必曰樂則韶舞也曰前此之論樂言帝王作樂之理也孔子之論樂言帝王用樂之道也蓋樂之爲物感於物而後作故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其既作之後則又足以感人故記曰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帝王之治天下功成作樂一本乎德與時固不可強若夫前代帝王之樂其聲音節奏備在樂官者則固可用之以調情淑性化民成俗孔子之論韶舞蓋當時之韶樂聲音節奏猶有存焉故也今則古樂盡亡而論樂者猶以爲韶舞可復是不識作樂之理與夫用樂之道安可與之論樂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一

四

正誼堂

乎

人聲可悟樂律喉律管也其聲閎者宮音也高亮而噉殺者商音也確以止者角音也燦揚者徵音也沉細者羽音也然一人之喉又各自具宮商角徵羽所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也中央之音宮西方之音商東方之音角南方之音徵北方之音羽律管應五方之氣也

人之生有聲中黃鍾之宮者有聲中某律者古者太子生太史必吹律以聽其聲是也

喉律管也心律本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哀心感者其聲噤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曄以緩故心者聲氣之元也喉者所以候氣也故欲調聲者先平其心和則氣和則聲和矣

有天樂有人樂人樂以喉爲律管以心爲聲氣之元天樂以律管爲喉以天地之氣爲心古之天樂實本人樂而起者也故樂以人聲爲主

樂可以知吉凶以其得氣之先也凡人與物皆乘於氣氣不可見惟樂能宣之故善察微者審音以知吉凶識天地之氣也近世有風角鳥占總爲審音之樂則知凡天地之聲皆樂不必五音六律而後謂之樂也

論樂必須定中聲古今聚訟究竟中聲亦不難知只廣大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五

正誼堂

和平者爲是世有聖人其心廣大和平則自能知廣大和平之聲

黃鐘爲十二律之君故聲如洪鐘中黃鐘之宮者其人必大貴商爲西方之聲者其人必好殺

十二律仿人聲而作非人聲似十二律律音有定人聲無定故律管既成之後卽以之節人聲欲使之得其中也今俗人唱曲多有吹簫管和之其音有入簫管者有不入簫管者此卽中律不中律之謂

黃鐘候氣必正冬至必定土中今厯法既有歲差土中又自不同則黃鐘之長短清濁古今亦必有不同者世儒

拘執古法皆非也

黃鐘候氣必正土中然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也故土圭測日景嘗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嘗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鐘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鐘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灰飛始應按此係舊說予謂恐未必然候氣所係在淺深不在偏正也

蔡元定作律呂新書以律管尺寸古今聚訟難以憑準欲多截竹以擬黃鍾此意甚妙但此法止可省爭辨尺寸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六

正誼堂

之煩至於律管之音與古黃鍾合否則未可必予意樂主於聲則審樂斷以聲爲主紛紛論器論數皆後一著事也觀聖人既竭耳力句可見

律管參驗天地之氣斟酌中聲以和人心蓋三才之道備焉王者能理三才則律管正矣

樂律必始於候氣然候氣之法最難三代以下未聞有能候氣者隋文帝時牛弘典樂依古法候氣氣或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文帝詰之牛弘不能對洪武中亦曾候氣而氣終不應後太常官無別法潛爲地道通密室之下實以石灰候冬至節至則以湯灌之氣升而灰飛率

以爲常此見世法錄由此觀之則樂律卽候氣一事後世已不得其法而紛紛然欲多截竹以擬黃鍾取羊頭山黍尋河南葭灰辨今尺古尺卒之迄無成效無足惑也

候氣之法擇地尤要地有偏中氣有先後江南早春江北晚春古詩河畔水漸長安花落是也地有五方五方各有氣五氣各有聲然惟中央者爲中聲故欲求中聲必求中氣必擇土中此候氣者所當知也

凡人心與天意人事與天道往往暗合世人卽極意矯揉造作不過適如天意而止堯舜之時其造律非於候氣思辨錄輯要卷之二十二

七 正誼堂

之後如後世多截竹以擬黃鍾也所謂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天人適相合耳以此知後世所造之律雖未嘗候氣然愚以爲苟以之候氣則亦未有不相合者蓋天人無不暗合也隋文時候氣不應或連月灰飛不息此非不盡善蓋天人之氣亂矣氣亂則其律亦必亂亂與亂天人固自相應觀其建國不過再傳則氣之亂驗矣天人相應契若毫髮不務修德以同氣數以合天心而顛擾擾於候氣之說祈欲上合古初豈不爲造物所笑耶

天地之氣猶人身之脈脈亂則其人亡氣亂則其國壞

世有識微之士其於候氣之至或治或亂固應知之卽或豐或凶或水或旱亦必先知之蓋天地之氣應於節候必自不爽特世無聖人能識天地之微耳

樂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蓋一定之理凡琴瑟之絲數鐘磬之銅劑簫管之竅孔皆準於此非是則不能成聲矣此法伶工遞相祖述原未嘗廢特習而不察耳儒者但當審聲若製器則工師之事不必侵官也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釋如也以成論樂如是而已器數非所急也

樂有十二律六爲陽六爲陰其陰者又謂之呂故曰六律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八 正誼堂

六呂律者法也呂者助也十二律皆可爲眾音之法故通謂之律要而論之六律又可爲六呂之法故亦謂之六律五音宮商角徵羽然其端原於人聲之喉舌齒唇牙喉宮音也舌徵音也齒商音也唇羽音也牙角音也中土之人多喉音南方之人多舌音西方多齒北方多唇東方多牙

五音非一定之聲在太蔟爲宮者在黃鐘則爲商在姑洗爲宮者在黃鐘則爲角故善考律者必曰聲中某律之宮若不言某律而泛稱宮商非定論也

凡旋宮皆以隔八相生取之如黃鐘爲宮則林鐘徵太蔟

商南呂羽姑洗角應鐘變宮製賓變徵以下皆然蓋十二律皆有五音故謂之六十調又合二變聲故謂之八十四聲此旋宮法也正聲之止於五變聲之止於二皆有天然一定之理俱於三分損益上得之正聲至五聲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故止於五變聲至二聲以三分之不盡二筭故止於二邵康節觀物外篇謂以日出日入爲法非是律呂新書疏之甚詳

黃鐘一聲而已以三分隔八之法遞相差次而有十二律以十二律遞相差次而有六十四調八十四聲蓋天下聲音之變盡於是矣此古者制樂以擬人聲意也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九

正誼堂

十二律至仲呂相生之道窮矣蓋仲呂隔八卽黃鐘以下與黃鐘所生相同若以之爲七聲則商角徵羽皆高於宮聲矣故爲變律而其數止用黃鐘之半其不能不爲七聲者不具七聲則一律廢非天地之完音欲具七律而仍用黃鐘則不可若不用黃鐘又無從起數故於黃鐘諸律止用其半而其聲出於本律此所以謂之旋宮而見天地之氣相循環而不窮也噫微矣

國語伶州鳩曰律者所以立鈞出度也韋昭註云鈞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製如何朱子語錄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爲宮便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

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蓋以律管雖可以齊五音而吹有重輕則音難適定非神瞽不足以知之故依律而製音一定而易調也漢京房亦以竹聲難調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準卽古均鐘意也又梁武帝作四通亦絲聲與準同意

樂之難諧太約學士大夫泥樂理而不知樂音工師伶人識樂音而不達樂理其實樂者音與理而已其聲翕純激釋則音正焉廣大和平則理存焉故君子但當審音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十

正誼堂

察理若夫器數之事如銅劑之厚薄律尺之長短則工師之事聽之工師而已不能審音奪理而反紛紛於銅劑律尺究竟不能通曉反爲工師所笑如宋景祐之樂李照主之然太常歌工病鐘聲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聲清歌協而照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指寸不用徑圍且製器亦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非漢津之本說而漢津亦不知則知論樂不務審聲而紛紛器數者大抵皆說夢也蔡元定律呂新書尚不可用況其

他乎

洪武初常諭禮部曰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今之律呂出人爲知巧之私天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是以雖用古之詩章古之器數亦皆乖戾而不合凌雜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而爲二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數語盡古今論樂之弊

問太史公云六律爲萬事根本而於兵械尤所重如何曰度量衡皆起於律所謂爲萬事根本也兩軍交戰之時其吉凶必有氣氣與聲相近故吹律則能知之猶之望氣之學也其於關係尤大故曰尤重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士

正誼堂

樂不過聲詞二者聲要渺而難尋詞平實而易辨三代而下求詞之合於雅頌者寡矣聲云乎哉

孔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詩詞也詩詞得所則樂正矣學士大夫不正樂於詩辭而欲致力於聲音求之不可依據之天卽求之聲音又不知旣竭目力而徒爭於參黍斛尺以較論夫長短容受所以本末倒置而反爲伶人賤工所笑也

洪武癸丑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生前導遂命翰林儒臣撰樂章諭之曰古人詩歌樂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

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矣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無有所避於是儒臣乃上所撰神降祥祝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命禮部付歌工肄習之按此真得古人詩樂本旨蓋祭祀還宮之日正去敬就弛之日也於此而敬則無不敬矣回鑾歌煞有深意

祭宗廟詩詞撰述貴誠誠則可貴如思文之頌后稷天作之頌太王維天之頌文王執競之頌武王成王康王其辭皆實而不夸故奏之者不慚聞之者足戒若漢魏而降宗廟詩詞非不極鋪張揚厲然於誠之一字殊有未當君子讀其辭未嘗不慚其德矣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三 正誼堂

按漢書稱高帝時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十六章爲房中樂今觀其辭不類房中而四章之中復有乃立祖廟之句且漢高之世不聞別有宗廟樂歌而孝惠之世復更名其樂爲安世樂則知此歌雖名房中實亦宗廟所通用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禮樂其所不貴魯兩生不赴召而叔孫通以綿葢繼之樂歌之成於婦人不足復論矣顧詩歌之中不盛稱功伐而以大孝休德爲言且言之重辭之複似乎知所本者但漢高之有天下功差不媿

德則眇焉而至於孝之一字則分羹擁篲頗多負疚以是告之宗廟得無有慚德歟

或謂文廟佾數宜從八宜從六言夏曰宜從四謂孔子嘗爲大夫也子曰不然孔子雖嘗爲大夫然使今日文廟之主仍稱魯司寇則四佾宜矣今廟主稱至聖先師是已尊爲百世師在帝王之上豈可律以大夫之禮乎愚謂天下之人凡天子公侯大夫士庶皆有定分准師無定分不可以等級拘也祭禮佾數天子當用八諸侯當用六大夫當用四各以己所應用爲尊師之極致旣無潛越之愆亦無貶損之咎隨分致虔各得自盡與禮祭用生者之祿義特相符斯爲至當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三

正誼堂

問今文廟所用乃宋大成樂今佾數旣有差等則樂舞之制當何如曰經之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禮樂非必不可興不可作之事有聖人起文廟樂舞可以意抑也曰抑之之大略何如曰樂以象成舜之德在揖遜則其樂揖讓周旋武之功在征誅則其樂總干山立聖人道貫百王德備文武而其澤及萬世者尤在詩書六藝則其樂制當兼文武舞而更益以詩書六藝之事斯爲有當

審音不難且卽以俗樂論之如琴瑟之與琵琶皆絲音也而琴瑟之聲疏而雅琵琶之音繁而哀此其人所知也

又如笙簫之與羌笛同一竹音也而笙簫之音和而柔
羌笛之音厲而勁此其所知也其他鐘磬之與鈺鈸
堂鼓之與羯鼓往往可審推此則中正和平之音非必
不可求者故曰有中德者必知中聲俗樂之音最當審
蓋俗樂皆無心而作卒然而興由於人心之好尚人心
所在則氣運存焉此其閒皆天也嘉隆閒吾州有魏良
輔者始爲崑腔其聲舒長而高亮一時人士皆慕好之
此後吾地太平幾百年亦音之先驗者歟今則崑腔雖
存其音節皆變而淫靡哀促矣又有張三者善彈三絃
子其音繁而淫則風俗亦爲之一變又近時音樂橫笛
羯鼓高吹急播器凡八名爲打十番未幾中原戰伐遂
起聲音之先驗如此

陽明有言韶武是舜武一本戲此明以今之優戲爲樂也

今卽以優戲觀如琵琶躍鯉之屬其詞曲猶本於孝義
至西廂則導淫矣今則琵琶躍鯉置不觀卽西廂亦以
爲村樸不知何所底止是一優戲亦有古樂今樂之分
況雅樂哉

優戲不但套數有今古之分卽音節亦有今古之分凡舊
戲卽極忙迫時音節亦整新戲雖大團圓時音節亦悲

莫知其然而然此謂天人暗合

金華文統云漢以後以俗樂定雅樂隋以後以胡樂定雅樂故天下後世不知雅樂正音其言甚正然雅與胡俗一雖異而聲音之理未嘗不通欲知雅樂未始不可於俗樂胡樂中參求反觀而得者孫應鼇律呂發明載西域蘇岐婆一均七音與華相同又沈氏筆談言今之燕樂與古樂相近但高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所謂合字大約當大呂以此觀之胡俗雅樂雖大相懸而其閒旋宮之法則大約相類也卽此審之辨其所謂淫濫驕僻而後反求其所謂中正和平則聲音之理於焉在矣豈必盡去今樂而後得雅樂哉

思辨錄輯要

卷之二十二

五

正誼堂

朱子曰古樂亦難遽改且就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攷其律呂令其得正并令詞臣撰製樂章其閒略述教化訓戒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和乎此言殊近裏著已所謂今樂猶古樂也今之樂猶古之樂談律呂者晦之今之兵猶古之兵談八陣者晦之



侯官楊 凌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向如覆校

閩縣陳 椿壽如分校

閩縣陳 樞少齡分校



